

【世相】

“轻量化”关怀

□雨娃

某天，老张在QQ上跟我说：“‘圈工’好几天没在QQ上跟我说话了。”老张说这话，我明白他在担心什么，忙翻看“圈工”的微信朋友圈，他至少三天没发朋友圈了。这对他而言很不正常，他通常日更朋友圈十几条，有朋友笑他是在朋友圈“上班”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圈工”。

我，老张，“圈工”是在一个写手群里认识的。“圈工”读书甚多，初识对他印象颇好。他自己建了一个读书群，我和老张也在里面。他在读书群里是个话痨，言多必失，时间久了，大家也对他祛魅了。“圈工”独居且多年不上班，宅在家里靠码字为生，但发表量很低，每月稿费收入微薄，日子过得拮据。读书群里的群友曾抱团劝他出去找份工作，此事让他非常不快，大家败兴，纷纷退群并主动和他“断舍离”了，只有老张对他依然如初见。

我问老张：“听他唠叨、说车轱辘话，不累吗？”老张说：“兄弟姐妹与他关系不睦，生活中他也没朋友，要是网上再没人搭理他，真就与世隔绝了。他需要一个情绪出口，我当他的‘电子树洞’好了。他给我留言，我有空就扫一眼，回他一句；没空就任凭他一个人说去，他也不会生气。”

老张也看不惯“圈工”的生活态度，但他知道一个成年人很难说服另一个成年人。老张跟我说：“我除了建议他保重身体外，其他的不会多说。他跟我唠叨惯了，哪天突然不说话了，我还有点担心他，他血压高，血糖也偏高，自己生活又不注意，万一生病了，身边连个叫救护车的人都没有。”

老张与“圈工”的这种“电子友谊”，同情心和善意占了多半。我想起网友老何，他爱写诗歌，还爱自弹自唱，但他写诗的水平停留在初级阶段，我也听过他发朋友圈的唱歌视频，底气不足，还老是慢半拍，像电量不足的录音机，不听也罢。我和老何的共同好友里只有西姐经常给他点赞，一次我忍不住问西姐：“老何诗歌写得并不好，唱歌也难听，你为何给他又是点赞又是硬夸？”西姐说：“我和老何在博客时代就认识，他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，下过海、经过商，后来做生意赔了，妻子生病离世，他接连受打击，性格变得孤僻，现在一个人住在云南，日子过得清苦。我帮不上他什么忙，他发朋友圈，我给他点个赞，给他些许鼓励，也就是希望这份微不足道的关注能让他感到一丝快乐。”

人随着年龄增长，想问题越来越复杂，即便是朋友圈中最简单的点赞，也可能捆绑上了礼尚往来的互动规则，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、费心思，当别人的“电子树洞”。有些人为人处世不讨人喜，日子过得不如意，生活中与周边亲朋相处不好，网络社交是他们打开封闭世界的一扇门。之前我认为，老张为“圈工”留一个“树洞”，西姐为老何习惯性点赞，是因为两人都大大咧咧、不爱计较。了解后方知，这份举手之劳是来自网络世界的一份“轻量化”关怀，这份善意如萤火虫的亮光，虽不足以照亮他人前行的路，却能给人带来瞬间美好，让人感受到世俗人间仍有人在守望，他并没有活成一座孤岛。

（作者为淄博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【浮生】

瓜李漫浮沉

□耿艳菊

万物茂盛，夏意深浓。树林里走一走，无风、闷热，头顶上蝉鸣如雨。阳光热烈，树影婆娑，汗流浹背。正是人间大暑时节。“大暑”二字，读起来就有一种炎热，更有一种茂盛。“一篮甜杏一篮暑。”暑热催着庄稼蔬果茂盛生长，激发生命深处的甘甜。

大自然的每段时令节气都有其妙处和深意。此时，虽热气蒸腾，酷暑漫漫，但大自然也赠予我们瓜果的沁凉和甜美。哪个季节能有如此丰盛的瓜果呢？西瓜、桃李、葡萄，各种各样的甜瓜，令人们享之不尽，感受着舌尖上的美味之时，也帮人们消暑降温，带来好心情。

走在燥热喧闹的街头，滚烫热浪烫人肌肤，因想到家里冰箱中冰冰凉凉的西瓜，突然间有一种幸福漫上心头，燥热也似乎有所缓和了。回到家中，最美好的事莫过于家人见你从外面回来，热得脸红红的，赶快从冰箱里抱出冰凉的西瓜切开，挑中间最好的那部分递给你。生活里很平常的事，却让人心生感动，如清风拂面，沁人心脾。

吃西瓜的时候，凉意入口，也入眼，总会想起汪曾祺先生在散文《夏天》中所写：“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，下午剖食，一刀下去，喀嚓有声，凉气四溢，连眼睛都是凉的。”尤其是最后一句“连眼睛都是凉的”，说得真是极妙，每每想起，不由会心一笑。

没有冰箱的年代，人们消暑降温也自有妙法。有一个成语就叫“浮瓜沉李”，把瓜果放在冰凉的井水中浸着，这种方法最简单，最平常，也是人们用得最悠久、最普遍的。三国时曹丕在《与朝歌令吴质书》中写道：“浮甘瓜于清泉，沉朱李于寒水。”把甘甜的瓜、朱红的李子放在清澈冰凉的泉水中，这是古人消暑的方式，也是闲适生活的乐趣。苏东坡在给苏伯固的信中也提到过夏日浮瓜沉李，他认为这是暑天里的一大乐事，“大盆如命取去，为暑中浮瓜沉李之一快也。”

有一位叫李重元的宋代词人写过一首《忆王孙·夏词》，写得清新舒缓，充满夏日风味，读来有清凉意。其词写道：“风蒲猎猎小池塘，过雨荷花满院香，沉李浮瓜冰雪凉。竹方床，针线慵拈午梦长。”

年少时，家家户户还没有冰箱，夏天的快乐也是来源于古老的“浮瓜沉李”。

到了夏日，菜园里瓜果茂盛得很。拨开青绿的藤蔓叶片，就能看到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、米白的甜瓜；一抬头，就碰上一串结结实实的紫葡萄；一伸手，就能摘两个紫红的李子。这时，田里的庄稼疯长，草也在疯长，大人去田里干活，就会交给在家写暑假作业的孩子们一个任务。这是一个快乐又有趣的任务，那就是到菜园里摘些瓜果，找一个盆，到压水井边接一盆沁凉的井水，把瓜果放盆里冰着。等水不凉了，再重新换上沁凉的井水。

晚霞满天，蜻蜓在门前低低飞舞的时候，大人们从田里回来了，圆滚滚的西瓜这时已冰得凉凉的，正好解暑热。一家人捧着沁凉甜蜜的西瓜边吃边谈，堂屋门前的两缸荷花开了，院子里弥漫着西瓜的清凉甜香和荷花的淡淡清香。至今忆起，犹如昨日一样清晰。

不久前去山中，山谷中的溪涧边，见有人把青绿的大西瓜放在清澈的溪水中冰着，还有人把一筐桃李放在水中，十分有古意。遂想起我们也在山脚下的瓜田边买了两个西瓜，便去车中取来，找到一处清幽寂静的溪涧，把西瓜放在清凉的溪水中。本来要往山顶去看瀑布的，也不去了，觉得在这样幽静的地方读读书，听听溪水潺潺，也是夏日美事一桩。

这样的慢时光，就像南宋诗人曾几的《大暑》中所写：“赤日几时过，清风无处寻。经书聊枕籍，瓜李漫浮沉。兰若静复静，茅茨深又深。炎蒸乃如许，那更惜分阴。”

【读心】

星斗的眼睛对老宅眨眼

□李晓

雨后的湛蓝天空上，几团悠悠白云迈着大象一样缓慢的步子在散步。老屋前的稻田里，垂下的稻穗正在灌浆，尖尖稻叶宛如高脚酒杯，几只蜻蜓悬着半个身子趴在稻叶上，正贪婪地吮吸着稻叶上的早间露水。

连绵的蝉鸣一声高过一声，它们与昆虫的唧唧唧唧、鸟雀的啾啾啾啾组成群山四周的演奏乐队，宣布它们是寂静群山中最有生命力的大地生灵。

余哥带我去看他的二爷爷当年修建的老院子。老院子在稻田上方，叫冒水井大院，建于上世纪40年代，因老院后墙处有一口大水井而得名。我在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的坝子前站定，向老院行注目礼。老院的主建筑雕梁画柱，为穿斗式结构，青瓦铺成的坡屋顶，地基石高1米，楼高18米，气势雄伟。流连于院内，只见石缸、石磨、竹编、风车、斗笠等老物件随处可见，路边石栏杆上刻有雕花。大院坝子的青石板与房屋之间留有沟槽和雨水收集口，那是当年余家先辈修建的排水设施。

我反复摩挲着坚硬的泛着油光的墙体，问在老院子里住了七十多年的涂大叔：“大叔，这墙七十多年了，还牢固吗？”大叔呵呵笑了起来，他告诉我，土墙里都是用大青杠树做的墙筋，墙厚40厘米，可结实呢。涂大叔是余哥的表叔，余哥小时候和老院子里的孩子们一起，跟着涂大叔学会插秧、割麦、收稻，也学会弹弓射鸟、滚铁环，一起在老院子的宽阔坝子上嬉戏玩乐。

余哥每个月都要从城里驱车回七十多公里外的老院子看一看，给表叔送上一份表达心意的礼物。余哥对我说，他真心希望表叔长寿，像他100岁的大伯一样，至今耳聪目明，思维敏捷。余哥说，只要表叔活着，老院子就有人看守啊。老院子旁边，青蒿疯长。余哥带我来到一处墙体倒塌、破碎青瓦遮盖的老屋，平时温和理性的余哥突然泪流满面，嘴里喃喃道：“我就在这间土屋里出生的。”我恍惚听到了老屋上空传来的“哇哇”啼哭声，五十多年前，一个新生婴儿从这里落地，看到世界的第一眼，就是老屋的土墙、房梁，还有头发上沾着泥土的父亲，以那么慈爱而期望的目光望着自己的长子来到世间，与他相认。

余哥的父亲开明豁达，把儿子送到当地最好的学校求学，希望儿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，离开这老院子。如果求学的路不通，守着老宅也好，老宅四周有良田沃土，只要人勤

劳，土里虽然没黄金，但可以长出粮食来，喂养一代又一代人。

余哥如今在城里一家医院工作，女儿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工作。今年春节期间，余哥带着女儿回老家祭奠先辈亲人，然后来到老院子走走看看，在那处残垣断壁的老宅前，余哥对女儿轻声道：“爸爸在城里有房，你在北京也有了房子，爸爸的心愿是想照老宅的样子把这里还原修好，就在这里养老。”女儿始终沉默着。

余哥感慨说，我们的下一代，对老家、老院子、老宅的记忆与感情已日渐淡薄了，甚至，老家这个影影绰绰的概念，早已经飘出了天际线，他们的目光所及，是天际线下耸入云天的高楼，是流光溢彩的都市灯光，是职场上的打拼与奋斗。有一个问题久久盘桓在余哥脑子里，那就是像他们这一代出生在乡土、奋斗在城市的人，为什么对乡土老家的感情还是那么根深蒂固、牵肠挂肚？他们在城里一次又一次搬家，从一条大街搬到另一条大街，从一个小区搬到另一个小区，每一次搬家都是匆匆完成，从来没有当初告别故土老家时那种连根拔起的疼痛。或许，这就是一代人与故乡、老家、老院子、老宅之间无法割断的纽带，没有了骨血相连的经历与记忆，也就如失去了根须的大树，失去了源头活水的枯井。

令余哥欣慰的是，老家、老院子、老宅还盘卧在他的心田深处。每逢节日，他与当年居住在冒水井老院子里，如今开枝散叶在四面八方的余、杨、刘、黄、涂、解家同辈及后人，还时常相聚在老院子里，在断断续续的怀旧与记忆流动里，喂养与生长着生生不息的乡情、亲情。一切都在改变，似乎也别来无恙。4年前，当年在乡下老屋接生了余哥的“赤脚医生”刘大妈患了癌症，余哥为老人家找到城里最好的医院，与她的两个儿子一同在医院为刘大妈送终，老人家临终前抓着余哥的手，直到咽下在尘世的最后一口气。

如今，余哥的老家村子被媒体称为“云上村落”，打开了农文旅融合的画卷，有十多个老院子相继被改造成怀旧风情的民宿。在那里，可以听山风踮起脚尖漫过一片片稻田、果园、西瓜地；在那里，可以仰望夜空中星斗眨闪着稚童赤子一样纯真的眼睛；在那里，可以听到大地万物天籁一般的拔节声……风尘仆仆的故乡再度归来，再度与游子相认，故乡的古老躯体里涌动着新鲜的血液。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，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）